

讽骨余韵

用屁股思考的院士

现在的专家满街都是,真的假的都有。但专家做到院士这份上,应该是真的了。所以,别的专家,比如那些“医疗专家”之类的我们可以不信,但挂着“院士”招牌的专家出来,还是很吓人的。这段时间事情特别多,出来说话的院士不少,并且动静很大,雷死人了。

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呼吁每个居民每年交纳20元“呼吸税”咱就不说他了,最近又出来两个院士,风采更加照人。最近有人顺藤摸瓜,中国人吃的面粉里使用了增白剂,已经有二十多年了。这种增白剂学名叫过氧化苯甲酰,是一种促癌物质,同时破坏面粉中的叶酸,它用在面粉中就是为了让面粉看上去更白更美,除此之外,一无是处。多年来,国

家粮食局、农业部等四部委都要求禁用,偏偏是更应该对中国人健康负责的卫生部却反对禁用,其中食品安全标准的“学术权威”、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同志是力挺这种化学添加剂的。在记者问他,如何看待有的面粉厂家在产品上打出没有添加增白剂的标识时,他说,这是一种不正当商业竞争,“那不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吗?你把国家允许使用的(不用),把国家放哪里了?”这真是怪事了,你卫生部没有禁止这种添加剂,好的,就算是“国家允许使用”,但我良心发现,不想毒害消费者,也有不使用的自由吧?陈院士就不高兴了,竟然给人家扣上了“把国家放哪里了”这样吓人的大帽子。这个逻辑不是我们

这些正常人能理解的了,它不是用脑袋思考的,可能是用屁股思考出来的。

同样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最近还出来了一个雷人。杭州地铁施工塌陷事件出来以后,施工方的副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梦恕最初的想法是把这事捂住。这可是他自己说的。事故发生后,这位专家“我到现场一看,就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然后这位院士先生就“好心”地给杭州市的领导同志打电话,“我说你不要把这个问题扩大,扩大对你们没好处。”接着,王院士就起草了一份事故报告,得出的结论是“突发性自然事故”。但让他想不到的是,杭州市政府并没有领情,不但没有瞒报,而且都公开了,透明了。王院士自然感到很委屈:

言之有理

金庸难敌美少女

近日,刚刚卸任的北大校长许智宏透露:“金庸准备明年读完剑桥博士,再接着念北大国学研究院的博士。”不过金庸原来是想到北大当本科生,许智宏一听,“那学生还不都得围着你要签名啊!”最后金庸听从了劝说攻读博士。

刚刚落幕的中国小姐大赛河南赛区总决赛中,15岁的郑州二外高一女生陈臻儿成为冠军。

金庸老先生80多岁高龄,著作等身,桃李天下,近年淡出文坛,原来是埋头在牛津读博士,明年准备来北大读本科。这比起真正享有“超男”美称,当下又重返《百家讲坛》英雄救美的易中天等人,反差实在太,笔者不得不授予金庸先生2008年“最牛超男”称号。河南少女陈臻儿该省今年选美年龄最小,说她是今年“最幼超女”想必没有疑义。

老翁做年轻人的事,而少女玩成年人的游戏,两者看似都逆人生规律而动,却是两种价值观不同台的PK。一种是知识价值,一种是美学价值。

金庸本来学富五车了,在晚年还来一次学贯中西。在中国内地浮到文化浪潮上面来的著名学者和文人有几个能够这样做?多数人的文化功能只有释放而少有吸收了,恨不得《百家讲坛》真开一百家。人家金庸屈文化大侠之尊,向北大国学院的老师讨教了一直搞不明白的刘邦废立太子,像学生一样为之豁然开朗。对比金庸,我们那些长年南征北战口若悬河的学者文人是不是觉得过了点儿?

河南少女陈臻儿参加选美夺冠,是近年社会对未成年“催生”的众多禾苗之一,其实并不稀罕,比这突出的,俗的如给中学生书包放安全套,雅的如无数家庭制造学习神童。神童的神话一再破灭,难道“美童”就能得到什么保佑?

两个案例对受众影响的利弊本来泾渭分明,但笔者断言,“最牛超男”金庸“北大读本科”很难引导社会文化潮流。而“最幼超女”陈臻儿将“速成出美名”,强迫席卷无数年轻的父母和充满幻想的少男少女。社会潮流的标志就是青少年主流的追求与崇拜,一老一少,谁能引领潮流,我们拭目以待。

长江短笛

娱人千虑

百家讲坛该衰啦

据有关消息,《百家讲坛》收视率跌幅度惊人:刚刚过去的9、10月份,其收视率已经被挤出央视科教频道的十名之外。

《百家讲坛》前景黯淡,当是不争的事实。没人愿意看到一档曾经红红火火的电视栏目,其“花季”如此短暂,好像法布尔笔下的蝉那样,刚才还在引吭高歌,很快已经走向坟墓。

当年,法国的电视媒体曾多次邀请具有国际学术声誉的

现识世界

你想怎么住

妹喜是夏王桀的宠妃,因为她喜欢听撕缙布的声音,桀就叫百姓每天贡100匹,让宫女撕给她听。想来也只有桀这类的大款才养得起这种有特殊嗜好的女人。在夏代那个建筑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妹喜住的宫殿叫“倾宫”。所谓“倾宫”,就是这座宫殿造得高耸入云,令人不敢仰视,好像随时都会倒下来的,因此被人称作“倾宫”。“倾宫”里面的床是白玉做的,所用的器皿都是黄金,还藏有数不尽的奇珍异宝。作为一个战败国献给别人的贡品,妹喜能得此礼遇,无疑是幸运的。

现代,一位室内设计师说:“一个200多平方米的卫浴,你知道该怎么设计吗?”这的确有些过于奢侈了,总不可能在卫生间里摆上20个马桶吧?“男人用

醋溜文坛

诺贝尔劳模奖

毛遂自荐是一个佳话,这几年沾了“百家讲坛”的光,传统文化又有发扬光大的迹象,不过,大多数还都停留在耍嘴皮子上,是“空对空”,真正能身体力行的,倒是“毛遂自荐”。每年诺奖出来以前,总会有传闻某某作家又被提名了云云,结果真相大白,都是找托儿忽悠人的。写小说的,写诗的,都丢过人了,还没见过写报告文学的作家亮相,心里还纳闷,这帮人真的能耐住寂寞?

事实证明,写报告文学的也有志气。近日,一个头顶“著名作家、出版社社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三顶帽子的何作家就站出来大义凛然地表示:“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自己,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自己的水平已经摆在这个位置了,评不评只是加不不加一

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在电视上讲课。布迪厄先生几次拒绝,最后开的条件是不限制时间、不限制内容。尽管这样,布迪厄也只是浅尝辄止,讲完一轮之后,便从电视荧屏上“退隐”了。现在看来,布迪厄非常明智,没等到观众审美疲劳,没等到自己破绽百出之时被观众扇了耳光方言退出。

而我们的这些学者之所以对《百家讲坛》屈膝,无非是因为那是制造学术明星的车间而已。有了《百家讲坛》主讲人的

洗手间的的时间并不多,所以应更多地地为女主人考虑,她们会乐于在练完瑜伽后,舒舒服服地做个SPA,或是请按摩师做个精油推拿。这200多平方米的卫生间,就应该这样考虑。”如果说过去“战争让女人走开”,那么“豪华卫生间让男人走开”便是今天富有家庭的生活方式。“倾宫”里如果有个卫生间,不知会是怎样的设计法。

一位中国的景观设计师问他的美国朋友,如果在一座山上盖房子,美国会如何规划?美国朋友说,最多就是修一条小路直接上山,然后在山上盖一座房子,尽量不动周围的一草一木。中国的景观设计师说,这样搞法,那我可就赚不到钱了。

王小波说,我相信我们会有钱的。那么,假如我们都有钱

个皇冠而已。”何作家这话说得气壮山河,不由得让人刮目相看。何作家的确很“著名”,报告文学的确写了很多,几乎年年都有大部头的作品出来,也得过不少国产文学奖项,估计证书、奖杯摆出来,两张桌子都不够。但他的报告文学到底写得怎么样,我不是文学裁判,无权置喙,但我知道的是,和小说相比,这些年来,我们还能记得起有《白鹿原》《尘埃落定》这样的小说,但把脑细胞用尽,就是想不起来有什么报告文学能够让人眼前一亮。

像写作这么大的劳动量,的确让人佩服,如果“诺贝尔文学奖”是评“劳动模范”的话,何作家不但受之无愧,就是连续获它五六届,我都不觉得过分。何作家好像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他还说:“中国作

“我是好心没好报”。如果这些话不是王院士自己亲口说的,打死我也不相信,在从上到下对“瞒报”都深恶痛绝的今天,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一个工程院院士,不但违背自己的专业操守,不负责任地作出了“自然事故”的假结论,而且还想把这事“大事化小”,当无法“大事化小”了,居然还有脸理直气壮地说自己这是一片“好心”。在我们这个最崇尚气节的国家里,知识分子可以说是最后的道德底线,官方有勇气公开,倒是知识分子的腰软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专家居然还不以为耻,反而感到委屈,像祥林嫂一样地到处说自己是“好心”。这又是一位不用脑袋,只用屁股思考的院士,只不过是屁股坐错地方了。 鱼在洋

招牌,自己可以名利双收。

一个巴掌拍不响。创办《百家讲坛》的初衷很好,创办者追求经济利益的回报也没有错。关键是将《百家讲坛》当做摇钱树来追求,按照产业的方式来发展,选择学术传播为对象,显然很不得体。尤其不可思议的是,《百家讲坛》把主讲人当做“演员”,追求娱乐化的剧场效应,本该严谨、严肃的《百家讲坛》变成了另一个“超女”!过于算计的这档栏目焉能不衰? 刘海明

了,该选哪一种建筑来作为我们理想的居所?哥特式的、巴洛克式的还是洛可可式的,还是新古典主义或现代主义?又或者者,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拼谁的钱多,说别人的临海别墅是“海边陋室”,因为他的房子比我的便宜好几个亿。为什么我们要的不可以跟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家一样,仅仅就是“一套三居室的小套房,两个爬满长青藤的阳台,乳白色的绣花窗帘散发着温馨……”

房龙认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居所 在奥地利,那里有一条干净的碎石铺就的小路,沿着草坪一直通往乡间的小木屋。也许,有些东西是钱所买不来的,比如高尚的品位和一颗不浮华的心,它往往就藏在一间最不起眼的小木屋内。 刘珈利

家只管写自己的作品,如果诺贝尔文学奖降到我们头上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么多的作家在努力地写着这么多的作品,中国作家具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实力。”这真让人开眼了,原来获奖的理由就是“这么多的作家在努力地写着这么多的作品”,真的是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做劳动模范了,按照这个标准,我看也轮不到何作家,应该先给琼瑶阿姨、古龙大叔才对。

像何作家这样的报告文学作家都有如此觉悟和志气,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的福气。这段时间,总是听这个圈子的作家开口闭口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相比,已经非常优秀之类的话,本来还以为是我们玩的,现在看来,人家还真是当真了。 晓于

强词多理

“上下其手”不是耍流氓

文学作品中常常用“上下其手”形容男人对女人的猥亵,殊不知这个词完全不是这回事。

这个词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康王和秦国人联合去攻打郑国,郑国的大夫皇颢出城和楚国的县尹穿封戍交战,结果战败后被俘。楚共王的儿子、楚康王的弟弟公子围想争功,非说是自己俘虏的皇颢。穿封戍和公子围争执不下,就去找伯州犁当裁判。伯州犁出主意说咱们一起去问问俘虏吧,听他怎么说。

三人把皇颢带来了,伯州犁对皇颢说:“他们二人是为您这位君子所争,请您说实话。”

公子围是楚康王的弟弟,伯州犁当然要向着他,于是伯州犁向皇颢“上其手”,就是高举着手,先介绍公子围说:“这一位是我国的王子公子围,也是我们国君尊贵的弟弟。”介

古事今说

胡广贪生

在金陵即将被朱棣攻破的前一天晚上,建文帝朱允炆的大臣解缙、胡广、吴溥、王艮这几位江西老乡,聚集在吴溥家里商量对策。解缙正义凛然说大义,胡广也不甘落后,慷慨激昂,说是如果朱棣打进来,就以身殉国,绝对效忠,只有王艮独自不说话,默默流泪。

各人散去之后,吴溥对儿子吴与劼说:“胡广死不了,要死的只有你王艮叔!”

吴溥的话还没说完,就听见隔壁的胡广对家人叮嘱道:“外面乱得很,要将猪看好!”吴溥苦笑着对儿子说:“你看胡叔连一头猪都舍不得,会舍得自己的命吗?”

过了一会儿,也是与吴溥家相邻的王艮家传来了哭声,原来,王艮一回家就喝毒酒自尽了。

后来解缙飞快出城投降了朱棣,而且还顺便推荐了他的老乡胡广,胡广在朱棣面前的表现是“召至,叩头谢”。

就事论世

文人的GDP

文人的GDP的确是由文字的产量来体现的,然而,很多时候,却又与产出文字的数量无关。鲁迅先生仅用一本薄薄的小说集《呐喊》发行几千册的版税,就在上海购得一套不错的房产,现在的作家,要想取得如此成绩,犹如天方夜谭,而想用一本小书的稿费买房,怕是连卫生间都买不到。王朔的《美人赠我蒙汗药》所获得的惊人版税,估计是书商看走了眼,否则也没有那么高的数字。

我认识一位作家,辛辛苦苦地爬了一辈子格子,退休后,把自己多年的文字整理出来,想出本书,却怎么也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出,只好动用有限的积蓄,自费出了本书,出书的心愿满足了,可也不能把那一千多册书都堆在家里欣赏呀,就想着能不能转换成钞票,增加点GDP。老作家的书,自己视若珍宝,在别人眼里就是一堆文字垃圾,想让读者主动掏腰包,可能性不大。好在老作家也曾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认识些朋友,就想着让他们消化点,找了位在超市任职的朋友,书是收下去

投稿邮箱:zhangkba@126.com

绍完公子围,伯州犁又“下其手”,就是把手垂得低低的,指着穿封戍介绍说:“这一位穿封戍,是我们国家方城外的县官。”然后伯州犁问皇颢:“他们俩哪一位俘虏了您?”

皇颢可不是傻子,伯州犁“上下其手”的暗示那么明显,他怎能不理解?皇颢假装垂头丧气地回答道:“唉!谁让我遇见了贵国的王子呢?我是被他打败的。”

穿封戍听了大怒,拿着长戈去攻击公子围,结果没有公子围跑得快,没有追上。这场功劳就计算在了公子围身上。

由于伯州犁的这番作派,于是后人就用“上下其手”来形容互相勾结,玩弄手法,串通作弊。比如《官场现形记》:“统通换了自己的私人,以便上下其手。”就是这样的意思。今人望文生义,竟然把这个词用于男女之间的猥亵,实在是令人浩叹! 许晖

胡广和解缙的关系很铁,两人是“生同里、长同学、任同官”,朱棣决定让他们亲上加亲,有一次对他们两人说:“解缙有个儿子,胡广可以将女儿嫁给解缙的儿子!”

后来解缙获罪被关进大牢,他的儿子解缙亮也被流放到辽东,胡广又一次露出了他的“骑墙”本性,想解除婚约。谁知他女儿不干,还留下一只耳朵发誓说:“女儿薄命之婚,是皇上做主,您也是当面答应过的,现在反悔,我就只有一死了!”此事引起极大的轰动,人们纷纷非议胡广,赞扬其女。

等到解缙的儿子解缙亮被赦还后,胡广的这个女儿终于嫁给了他。

胡广贪生怕死,背信弃义,为人不齿。但凭心而论,他还是有些“优点”的,至少,他没有处心积虑地害过人。可笑的是,他那么怕死,也只活了四十九岁。 陈雄